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同一性混乱和青少年自伤的循环作用关系：疏离感的纵向中介效应

作者：顾红磊 余伟明 成宇芳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论文同时考虑了个体内效应和个体间效应，采用 RI-CLPM 探讨青少年同一性混乱与 NSSI 的双向联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全文思路清晰，行文规范，方法合理。青少年 NSSI 问题是个棘手的现实问题，急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提供解决思路，本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行文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价值的认可！更感谢您在审稿过程中所提供的诸多宝贵意见，我们将在这些建设性意见的指导下，不断完善文章的理论框架和统计方法，努力提升论文质量，希望达到您的要求。

意见 1：理论建构的问题：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整合，是一种十分主观的感觉和体验。同一性混乱虽然作为一种青少年自我成长的困境，描述的现象有助于理解该群体，但与十分现实的一种自我伤害行为 NSSI 之间建立联系似乎跨越太大，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思路和依据仍不清晰。从本论文的论证中来看，相比“疏离感”，“社会参与与社会支持”是比较重要的中介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关于“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建立联系似乎跨越太大，提出问题的思路和依据仍不清晰”的问题，我们对此深入思考，并充分查阅有关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联系的文献，以求对两者建立联系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首先，我们发现同一性和 NSSI 的联系在早期的文献中就已被提出。例如，Podvoll(1969)对精神病住院患者的观察中，发现参与 NSSI 的患者将这种行为转化为他们的同一性(如砍伤者、割伤者、抓伤者等)；NSSI 者经常有持久的空虚感，他们认为 NSSI 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没有其它事物能实质性地定义他们，停止 NSSI 可能会导致随后的同一性混乱(Podvoll,

1969)。此外, Asch(1971)在其研究报告中, NSSI 可以作为抵消内心空虚感和同一性混乱的方式。Breen 等(2013)对网上发布的 NSSI 自传式叙述文章进行主题分析, 明确指出, NSSI 可以培养个体的同一性。通过与其他具有类似行为的人建立联系, NSSI 者可以从社会群体中获得个人的同一性以及群体归属感。

其次, Verschuereen 等(2020)从发展精神病理学的视角出发, 提出同一性与 NSSI 的循环模型。该模型认为, 对身体意象的感知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一性混乱会带来弥散的空虚感和自我怀疑(Gandhi et al., 2017); NSSI 作为一种针对身体的行为, 使“身体自我”成为青少年自我意识的核心, 对身体外在的改变(即 NSSI)进而导致同一性的变化(Verschuereen et al., 2020)。此外, 尽管 NSSI 能为青少年提供同一性, 但这种同一性是片面甚至消极的, 违背了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因而无法在一般人际环境中得到认可(Erikson, 1968), 个体在短暂获得不稳定的自伤者身份后又陷入同一性混乱中(Verschuereen et al., 2020)。我们在引言中增加了相应的理论解释, 以使读者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的联系。

关于第二个问题, 我们认真思考并比较了疏离感、社会参与和社会比较 3 个概念的差异。疏离感是一种与孤独和绝望有关的消极情绪, 体验到疏离感的个体难以正常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不能与所属的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建立有效的联结(Slater, 2003)。社会支持指个体从亲人、朋友、同事或团体组织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刘晓, 黄希庭, 2010)。社会参与是个体通过在社会互动和日常活动中扮演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角色, 实现社会层面的资源共享, 满足自身需要并回应社会期待的行为(段世江, 张辉, 2008; 谷璞等, 2022)。

从含义上看, 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主要关注人际和社会互动方面, 而疏离感不仅包括人际成分, 还具有情感性成分。同一性混乱的个体, 与原生家庭成员关系疏远, 人际技能比较差, 难以与他人或环境建立亲密关系, 因此体验到更强的疏离感(Schwartz et al., 2009)。也就是说, 疏离感其实是青少年所面临的一种“规范性”同一性危机(徐夫真, 2006)。NSSI 的功能包括情绪调节、人际影响等, 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缓解消极情绪(Klonsky, 2007)。因此, 当个体体验到疏离感时, 除了通过 NSSI 来获得父母等重要他人的关注和帮助, 更重要的是, 用 NSSI 来减轻自身的负性情绪困扰(Gu et al., 2023)。基于以上考量, 我们认为疏离感作为中介变量是较为适合的。诚然, 如专家所言, 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也是重要的中介变量, 在未来研究中我们会重点考虑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 Asch, S. S. (1971). Wrist scratching as a symptom of anhedonia: A predepressive state.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40, 603–617.
- Breen, A. V., Lewis, S. P., & Sutherland, O. (2013). Brief repor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he context of self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0, 57–62.
- Gandhi, A., Luyckx, K., Maitra, S., Kiekens, G., Verschueren, M., & Claes, L. (2017). Directionality of effects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9, 124–129.
- Gu, H., Yao, Y., He, F., & Cheng, Y. (2023). Harsh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aliena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Child Abuse & Neglect*, 141, 106188.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Klonsky, E. D. (2007). The functions of deliberate self-injur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7(2), 226–239.
- Podvoll, E. M. (1969). Self-mutilation within a hospital setting: a study of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liance.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42, 213–221.
- Schwartz, S. J., Zamboanga, B. L., Wang, W., & Olthuis, J. V. (2009). Measuring identity from an Eriksonian perspectiv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1(2), 143–154.
- Slater, M. D. (2003). Alienation, aggression, and sensation seeking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use of violent film, computer, and website cont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1), 105–121.
- Verschueren, M., Claes, L., Gandhi, A., & Luyckx, K. (2020).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bridging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Emerging Adulthood*, 8(5), 319–332.
- 段世江, 张辉. (2008).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基础研究.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10(3), 82–84.
- 谷璜, 何惠, 杜顺顺, 赵申苒, 赵国祥. (2022). 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 自我效能感和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45(4), 863–870.
- 刘晓, 黄希庭. (2010). 社会支持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心理研究*, 3(1), 3–8.
- 徐夫真. (2006). 关于青少年疏离感研究的理论分梳.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1(2), 134–137.

意见 2: 论文中提到“Gandhi 等(2017), Gandhi et al (2019) 的研究中验证了同一性混乱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 NSSI, 参与 NSSI 也会增加青少年发生同一性混乱的可能”, 那么从研究内容的角度而言本研究的创新性在哪里? 这篇比利时的研究与本研究贡献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全面梳理和比较，从研究内容的角度而言，本研究的创新性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Gandhi 等(2019)的研究仅发现同一性混乱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 NSSI，而 Gandhi 等(2017)的研究虽然验证了前测的同一性混乱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 NSSI，参与 NSSI 也会增加青少年发生同一性混乱的可能，但该研究只选择了两个时间点探讨二者的双向关系。本研究采用三个时间点的纵向设计，(1)可以初步考察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动态发展趋势；(2)可以深入考察同一性混乱和 NSSI 随时间变化的循环作用模式；(3)三个时间点相对于两个时间点可以对变量之间作出更为稳健的因果关系推论(Singer & Willett, 2003)，虽然这种推论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第二，Gandhi 等(2017)和 Gandhi 等(2019)的研究均采用了传统的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 CLPM)探讨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的双向联系，这种方法难以分离个体内(个体发展的情境性成分)和个体间(个体的特质性成分)的效应，即 CLPM 难以区分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的纵向关系是源于变量间真实的效应，还是被试之间的个体差异。本研究使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andom Intercepts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RI-CLPM; Hamaker et al., 2015)，通过在纵向关联中分离出个体内效应和个体间效应，更为稳健地得出了同一性混乱与 NSSI 存在循环作用关系的结果。

第三，比利时是重视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的兴趣和目标，青少年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达来建立同一性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兴趣和目标，青少年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达来建立同一性(Becker et al., 2012)。而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中国青少年努力与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团体建立和谐的相互依存关系，以此作为获得同一性的一种方式，他们同一性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关系自我”，而并非“自主自我”(Cheng & Berman, 2012)。在集体主义文化、儒家思想的熏染下，中国青少年在面对不同的情境时能够权宜变通，根据人际关系的需要改变和塑造自己，恰如其分、有的放矢地处理各种关系，以维持内心与周围世界的和谐与平衡(Suh, 2002; 杜旌, 姚菊花, 2015)。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联系不仅能丰富同一性理论的内涵，还能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证据。

参考文献：

Becker, M., Vignoles, V. L., Owe, E., Brown, R., Smith, P. B., Easterbrook, M., ... & Yamakoğlu, N. (2012).

Culture and the distinctiveness motive: 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ic contex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4), 833–855.

Cheng, M., & Berman, S. L. (2012).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A Chinese 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2(138), 103–121.

Gandhi, A., Luyckx, K., Maitra, S., Kiekens, G., Verschueren, M., & Claes, L. (2017). Directionality of effects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9, 124–129.

Gandhi, A., Luyckx, K., Molenberghs, G., Baetens, I., Goossens, L., Maitra, S., & Claes, L. (2019). Maternal and peer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study.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13, Article 7.

Hamaker, E. L., Kuiper, R. M., & Grasman, R. P. (2015). A critique of the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 102–116.

Singer, J. D., & Willett, J. B. (2003). *Applied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Modeling change and event occur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h, E. M. (2002). Culture, identity consiste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378–1391.

杜旌, 姚菊花. (2015). 中庸结构内涵及其与集体主义关系的研究. *管理学报*, 12(5), 638–646.

意见 3: 有一些支撑该研究假设建立的重要观点需要补充文献，如：“边界模型(boundaries model)认为，NSSI 可以为自我建立与外界他人的人际边界。”“NSSI 能够帮助这类青少年创造自我的独特性，更为和谐地融入社会群体。”需要引用 NSSI 功能的相关研究结果来论证 NSSI 在中学生群体中的这项功能。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意见。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一些支撑研究假设建立的重要观点上补充了相应的文献。通过文献阅读和梳理，我们发现了 NSSI 的人际边界功能在中学生群体中的研究证据。例如，Reinhardt 等(2021)使用自伤陈述量表(Inventory of Statements about Self-Injury, ISAS; Klonsky & Glenn, 2009)的两个部分(ISAS 的第一部分测量 12 种 NSSI 方法的终生频率，第二部分测量 NSSI 的 13 种功能)对 418 名匈牙利普通青少年样本(9-12 年级)进行测查，验证了普通青少年群体中 NSSI 确实具有人际边界功能。再如，在一项以 70 名 12-17 岁的青少年为样本的研究中，Vergara 等(2023)发现有自杀企图的青少年比无自杀企图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因为人际界限而自伤。

参考文献:

Klonsky, E. D., & Glenn, C. R. (2009). Assessing the function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nventory of Statements About Self-injury (ISAS).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31*, 215–219.

Reinhardt, M., Kőkőnyei, G., Rice, K. G., Drubina, B., & Urbán, R. (2021). Function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 Hungarian community adolescent sample: A psychometric investigation. *BMC Psychiatry, 21*, 618.

Vergara, G. A., Jobes, D. A., & Brausch, A. M. (2023). Self-injury functions, romantic relationship stress,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53*, 191–199.

意见 4: “NSSI 可以通过定义自我的方式(即“我是一名自伤者”)”, 在对中学生的实际临床工作中, 很难确认这种自我定义, 有多少 NSSI 的中学生会定义“我是一名自伤者”? 请提供可靠的证据。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专业意见。NSSI 可以通过定义自我的方式(即“我是一名自伤者”), 帮助青少年建立虚假的自我认同。这一观点在国外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均得到证实 (Breen et al., 2013; Reinhardt et al., 2021; Vergara et al., 2023)。然而, 自伤的这种功能是否适合我国中学生尚不可知。因此, 我们将这一点作为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进行了讨论:

“然后, 尽管本研究基于边界模型验证了同一性混乱和自伤的关系, 但并未直接测量 NSSI 的人际边界功能。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方法要求有自伤史的青少年报告自伤前后的感受, 临床实践也可以关注这一功能在中国青少年中的发生率。” (讨论, P14-P15)

参考文献:

Breen, A. V., Lewis, S. P., & Sutherland, O. (2013). Brief repor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he context of self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0*, 57–62.

Reinhardt, M., Kőkőnyei, G., Rice, K. G., Drubina, B., & Urbán, R. (2021). Function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 Hungarian community adolescent sample: A psychometric investigation. *BMC Psychiatry, 21*, 618.

Vergara, G. A., Jobes, D. A., & Brausch, A. M. (2023). Self-injury functions, romantic relationship stress,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53*, 191–199.

意见 5: 统计分析中是如何处理缺失数据的? 论文中并未提及。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缺失数据的处理方式。

“Little’s MCAR 检验显示， $\chi^2 = 115.9$ ， $df = 168$ ， $p = 0.999$ ，因此本研究的数据缺失为完全随机缺失。使用 Mplus 默认的全息极大似然估计(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对缺失值进行处理。” (方法部分，P9)

意见 6：该研究样本采自“河南、湖北、浙江和江苏四地多所中学的初中生与高中生”，年级跨度是多少？青少年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本研究是否有被试青春期所处阶段的指标？男女生的分性别模型是否有差异？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意见。首先，我们已在研究方法部分增加了有关中学生年级跨度的描述。其次，根据 Erikson(1968)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一般认为 12 岁至 18 岁是人格发展的第 5 个阶段，即青春期。这一时期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同一性，避免同一性混乱。本研究的被试年龄跨度为 12–18 岁，符合 Erikson 对青春期的年龄划分标准。我们进一步梳理已有探究青少年同一性和 NSSI 关系的文献，发现研究被试的年龄均处于 11–19 岁范围内 (Gandhi et al., 2016; Gandhi et al., 2017; Gu et al., 2020)。然而，正如专家所言，青少年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由于生理和激素变化，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早进入青春期 (Fechner, 2003)，因此，我们采用多组比较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同一性混乱、疏离感、NSSI 的关系在不同性别青少年中的差异。

“3.5 同一性混乱、疏离感与 NSSI 关系的性别差异

采用多组比较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青少年同一性混乱、疏离感与 NSSI 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性别中的差异。结果发现，限定路径系数相等的模型 $M_2(\chi^2 = 57.57, df = 24, CFI = 0.994, TLI = 0.983, RMSEA = 0.047)$ 的拟合指数优于路径系数自由估计的模型 $M_1(\chi^2 = 26.72, df = 6, CFI = 0.996, TLI = 0.958, RMSEA = 0.074)$ 。由此可见，同一性混乱、疏离感与 NSSI 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中差异不显著。” (结果部分，P12)

参考文献：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Fechner, P. (2003). The biology of puberty. In C. Hayward (Ed.), *Gender differences at puberty* (pp. 17–2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ndhi, A., Luyckx, K., Goossens, L., Maitra, S., & Claes, L. (2016). Sociotropy, autonomy,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confus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9, 272–277.

Gandhi, A., Luyckx, K., Maitra, S., Kiekens, G., Verschueren, M., & Claes, L. (2017). Directionality of effects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9*, 124–129.

Gu, H., Ma, P., & Xia, T. (2020).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confusion and moder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106*, 104474.

意见 7: 论文中“最近一项关于中国人群 NSSI 的元分析研究发现, 中国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终生 NSSI 发生率分别为 25.3%和 32.8%, 高于大学生的 21.2%(Qu et al., 2023)。”Qu 等的论文并不是元分析研究, 而是系统综述, 上述数据需要明确的引用来源。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论文中出现的不严谨表述深表歉意! 重新核查并阅读了 Qu 等(2023)的论文, 正如专家所言, 这是一篇系统综述文章, 我们在引言部分已做修改。

参考文献:

Qu, D., Wen, X., Liu, B., Zhang, X., He, Y., Chen, D., ... & Chen, R. (2023).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hinese population: A scoping review of prevalence, method,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 37*(8), 100794.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基于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 采用多个时间点测查的追踪研究设计, 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考察了同一性混乱和 NSSI 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循环模式和因果关系, 以及疏离感的中介作用。选题有意义, 论文结构合理。不足与修改意见如下。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研究意义和结构的认可! 感谢您提出的诸多有价值的修改建议, 对我们进一步完善论文、提高论文质量非常重要, 我们将一一予以改进, 希望能达到您的要求。

意见 1: 在“1.1 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关系”部分, 作者对二者关系的论述依据还需加强。第二段提及“青少年的同一性混乱可能是 NSSI 的潜在风险因素。边界模型(boundaries model)认为, NSSI 可以为自我建立与外界他人的人际边界。”这些重要的观点都缺乏文献参考。若

作者是基于本段罗列的实证研究来对“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二者存在关联”进行总结性推论，从行文逻辑上讲，建议放在段落末尾。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遵循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此深入思考，并充分查阅有关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联系的文献，以求对两者建立联系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首先，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文献中同一性和 NSSI 的联系就已被提出。例如，Podvoll(1969)对精神病住院患者的观察中，发现参与 NSSI 的患者将这种行为转化为他们的同一性(如砍伤、割伤者、抓伤者等)；NSSI 者经常有持久的空虚感，他们认为 NSSI 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没有其它事物能实质性地定义他们，停止 NSSI 可能会导致随后的同一性混乱(Podvoll, 1969)。紧接着，Asch(1971)在其研究报告称，NSSI 可以作为抵消内心空虚感和同一性混乱的方式。Breen 等(2013)对网上发布的 NSSI 自传式叙述文章进行主题分析，明确指出，NSSI 可以培养个体的同一性。通过与其他具有类似行为的人建立联系，NSSI 者可以从社会群体中获得个人的同一性以及群体归属感。

其次，Verschueren 等(2020)从发展精神病理学的视角出发，提出同一性与 NSSI 的循环模型。该模型认为，对身体意象的感知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性混乱会带来弥散的空虚感和自我怀疑(Gandhi et al., 2017)；NSSI 作为一种针对身体的行为，使“身体自我”成为青少年自我意识的核心，对身体外在的改变(即 NSSI)进而导致同一性的变化(Verschueren et al., 2020)。此外，尽管 NSSI 能为青少年提供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是片面甚至消极的，违背了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因而无法在一般人际环境中得到认可(Erikson, 1968)，个体在短暂获得不稳定的自伤者身份后又会陷入同一性混乱中(Verschueren et al., 2020)。我们在引言中增加了相应的理论解释，以使读者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的联系。

关于“边界模型的观点缺乏文献参考”的问题，我们认真查阅相关文献，已在一些重要观点上补充了参考文献。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已将相关表述放在段落末尾。

参考文献：

Asch, S. S. (1971). Wrist scratching as a symptom of anhedonia: A predepressive state.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40, 603–617.

Breen, A. V., Lewis, S. P., & Sutherland, O. (2013). Brief repor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he context of self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0, 57–62.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Gandhi, A., Luyckx, K., Maitra, S., Kiekens, G., Verschueren, M., & Claes, L. (2017). Directionality of effects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9, 124–129.

Podvoll, E. M. (1969). Self-mutilation within a hospital setting: a study of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liance.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42, 213–221.

Verschueren, M., Claes, L., Gandhi, A., & Luyckx, K. (2020).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bridging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Emerging Adulthood*, 8(5), 319–332.

意见 2: 与意见 1 相关，从研究背景来看，NSSI 和同一性混乱在青少年中显然是消极负面的表现。在“1.1 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关系”部分的第二段中，作者提到“因此，NSSI 能够帮助这类青少年创造自我的独特性，更为和谐地融入社会群体”。这句表述在逻辑上尚不清晰，故读者很可能认为 NSSI 是积极、值得效仿的。或许作者想表达的是：NSSI 可以通过定义自我的方式(即“我是一名自伤者”)，使得青少年能够“适应”社会。建议作者厘清概念，并增强上下文的逻辑关联。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如专家所言，在“1.1 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关系”部分的第二段中，“因此，NSSI 能够帮助这类青少年创造自我的独特性，更为和谐地融入社会群体”这句表述确实存在逻辑不清晰的问题，NSSI 就其本质而言绝不是积极或值得效仿的，相反，NSSI 所创造的自我独特性是具有消极意义的，在社会和人际环境中无法被认可(Erikson, 1968)。我们认真思考并查阅有关文献，对该表述做了修改，希望读者能正确、清楚地理解 NSSI 这一行为。

“同一性混乱使青少年陷入迷茫，在他们眼中自我与外界是模糊的，因此难以确认自我与他人的明确界限，而 NSSI 可以通过定义自我的方式(即“我是一名自伤者”)，帮助青少年建立虚假的自我认同(Breen et al., 2013)。” (引言部分，P4)

此外，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在引言中增加了相应的理论解释，使上下文的逻辑关联更加严密。

参考文献:

Breen, A. V., Lewis, S. P., & Sutherland, O. (2013). Brief repor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he context of self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0, 57–62.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意见 3: 在数据分析中，自伤行为、同一性混乱和疏离感三个核心变量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是否达到了参数分析的要求？如文中使用了 Pearson 相关分析考察变量在三次测查中的相关关系，是否合理？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从表 1 能看出，自伤行为的样本均值在 1 左右，而量表总分范围在 7~32。这说明，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过去六个月中的自伤频率上是很低的，几乎处于 0~1 次这样的极端值之间。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专业意见。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论文做了如下修改：

“首先，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Kline(2016)认为，如果偏态系数的绝对值小于 3，峰态系数的绝对值小于 10，表明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反之，则说明变量服从偏态分布。在本研究中，除了三个时间点的自伤(偏态系数分别为 3.16、4.07 和 4.20，峰态系数分别为 11.79、20.50 和 20.69)，其他变量的分布均为正态分布。因此，不同时间点的同一性混乱和疏离感之间的相关采用 Pearson 相关，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则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此外，参考以往研究的做法(Gu, Yao et al., 2023; Kang et al., 2018)，在进行模型检验之前先将三个时间点的自伤行为进行对数转换，转换后的自伤(偏态系数分别为 2.02、2.56 和 2.84，峰态系数分别为 3.63、6.68 和 7.99)服从正态分布。”
(方法部分，P9)

参考文献:

- Gu, H., Yao, Y., He, F., & Cheng, Y. (2023). Harsh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aliena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Child Abuse & Neglect, 141*, 106188.
- Kang, N., Jiang, Y., Ren, Y., Gong, T., Liu, X., Leung, F., & You, J. (2018). Distress intolera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7*, 2220–2230.
- Kline, R. B. (2016).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4th ed.). The Guilford Press.

意见 4: “3.4 疏离感的中介效应”部分，作者提到“在个体内水平，通过分离出随机截距控制被试间的稳定性之后，青少年的疏离感和自伤在三个时间点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一性混乱则不具有稳定性。”这三个变量应该先做潜变量增长模型，看一下在三次测量中的稳定变化如何。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三个变量进行了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同一性混乱、疏离感、自伤的线性潜增长模型均拟合良好。本研究未

将这一结果纳入论文，出于以下考虑：潜增长模型的目的是描述个体增长趋势，而本研究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andom Intercept Cross Lagged Panel Model, RI-CLPM)探讨同一性混乱、疏离感、自伤之间的相互影响(reciprocal relations, 或往复式影响)，两个模型关注的研究问题不同(刘源, 2021; 刘源, 都弘彦, 方杰, 温忠麟, 2023)。

与传统的交叉滞后模型相比，RI-CLPM 可以将变量间的纵向关系分解为个体间效应和个体内效应(Hamaker et al., 2015; Mulder & Hamaker, 2021)。其中，个体间效应聚焦于用个体间在前因变量上的差异来解释个体间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个体内效应聚焦于用前因变量(相较于个体基线水平)的个体内变异来解释结果变量的个体内变异(袁帅 等, 2021)。个体内效应的分析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优势：首先，从方法学的角度来说，它更有利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构建(Hamaker, 2012)。个体内效应不会混杂那些取值稳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混淆变量的影响(例如，人口学变量和人格特质)。其次，从实用性和可解释性的角度来说，个体内效应也能够更为直接、精准地回答研究问题。

回到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疏离感和自伤在三个时间点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一性混乱则不具有稳定性”这一结果说明疏离感和自伤在个人内部较为稳定，而同一性混乱在个人内部则不稳定。同时，查阅有关同一性混乱的发展趋势的文献，我们也发现同一性混乱在青少年阶段具有波动性的间接证据。例如，一项以 5860 名比利时 12 岁到 25 岁青少年为样本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同一性混乱在青春期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而后又增长的动态发展模式(Bogaerts et al., 2021)。此外，在研究施测期间，个体可能在某些领域做出稳定的承诺，而后在另一些领域又感到困惑(Marcia, 1980)，导致个体内部整体同一感的变动。

参考文献：

- Bogaerts, A., Claes, L., Buelens, T., Verschuere, M., Palmeroni, N., Bastiaens, T., & Luyckx, K. (2021). Identity synthesis and confusion in early to late adolescents: Age trend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7*, 106–116.
- Hamaker, E. L. (2012). Why researchers should think "within-person": A paradigmatic rationale. In M. R. Mehl, T. S. Conner.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studying daily life* (pp. 43-61). The Guilford Press.
- Hamaker, E. L., Kuiper, R. M., & Grasman, R. P. (2015). A critique of the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 102–116.
- Marcia, J. E. (1980).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9*(11), 159–187.
- Mulder, J. D., & Hamaker, E. L. (2021). Three extensions of the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8*(4), 638–648.

刘源. (2021). 多变量追踪研究的模型整合与拓展: 考察往复式影响与增长趋势. *心理科学进展*, 29(10), 1755-1772.

刘源, 都弘彦, 方杰, 温忠麟. (2022). 国内追踪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与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30(8), 1734-1746.

袁帅, 曹文蕊, 张曼玉, 吴诗雅, 魏馨怡. (2021). 通向更精确的因果分析: 交叉滞后模型的新进展.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8(2), 23-41.

意见 5: 与意见 4 有关, 在“3.4 疏离感的中介效应”部分, 这里的“同一性混乱具有不稳定性”具体指什么? 在表 1 的相关系数表中, T1、T2 和 T3 的同一性混乱的相关很显著(相关性大于 0.5, $p < 0.001$), 但是在图 2 中, T1、T2 和 T3 的同一性混乱在模型里都没有显著相关。作者需要对此进行阐述解释。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意见。在意见 4 中我们大致介绍了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I-CLPM)的特点。下面我们对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逐一进行解答。

首先, 在 RI-CLPM 中, 自回归路径系数代表个体在前一个时间点上一个变量(例如, 同一性混乱)的变化将导致其下一个时间点上的变化。交叉滞后效应代表个体在前一个时间点上一个变量(例如, 同一性混乱)的变化/波动会导致其下一个时间点上另一个变量(例如, 自伤)的变化/波动(Mulder & Hamaker, 2021)。因此, “同一性混乱具有不稳定性”是指分离了个体间效应后, 在个体内水平上, 某个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得分的增加无法预测他/她半年后同一性混乱变量得分的增加, 即未来同一性混乱的变化不受当前同一性变化的影响。

其次, 关于“在表 1 的相关系数表中, T1、T2 和 T3 的同一性混乱的相关很显著”, 这一结果是指在个体间水平上, 与其他人相比, 同一性混乱得分更高的青少年半年后的同一性混乱得分也更高, 即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得分在群体中的等级在施测期间相对稳定(Bogaerts et al., 2019)。那么, “在图 2 中, T1、T2 和 T3 的同一性混乱在模型里都没有显著相关”这一结果与前面表 1 结果之间的差异恰好证明个体内效应和个体间效应的不同(Hamaker et al., 2015), 在实际研究中区分个体间效应和个体内效应是重要且必要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个体内效应可以排除稳定且不易改变的混淆因素(如人口统计变量、人格特质等), 有助于厘清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Mulder & Hamaker, 2021; 刘源, 2021)。

参考文献:

Bogaerts, A., Claes, L., Schwartz, S. J., Becht, A. I., Verschueren, M., Gandhi, A., & Luyckx, K. (2019). Identity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in adolescence: Examining the directionality of between-and within-person association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8, 891–907.

Hamaker, E. L., Kuiper, R. M., & Grasman, R. P. (2015). A critique of the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 102–116.

Mulder, J. D., & Hamaker, E. L. (2021). Three extensions of the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8(4), 638–648.

刘源. (2021). 多变量追踪研究的模型整合与拓展：考察往复式影响与增长趋势. *心理科学进展*, 29(10), 1755–1777.

意见 6: 交叉滞后中介模型的建立是否有具体的文献出处？在当前结果中，个体间水平是 IC 通过 AS 影响 NSSI，但在个体内水平又是 NSSI 通过 AS 影响 IC(仅此路径显著)，预测方向相反。如果文中一开始认为 NSSI 和 IC 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那在个体内水平模型中 IC 通过 AS 影响 NSSI 这条路径怎么不成立了呢？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近年来，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I-CLPM)发展迅速，在该模型中纳入中介变量可以建立随机截距交叉滞后中介模型，该模型已在一些国内外追踪研究中得到应用(Boer et al., 2021; Guo et al., 2022; Kristensen et al., 2023; Shi et al., 2023)。如专家所言，本研究的结果中，在个体内水平上同一性混乱与 NSSI 存在双向联系；而中介模型却得出不一致的结果，即疏离感在 NSSI 对同一性混乱的影响中具有纵向中介作用，反之则不具有中介作用。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

第一，文化特殊性的原因。同一性混乱无法通过疏离感影响 NSSI 可能说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同一性具有鲜明的“关系性”(Cheng & Berman, 2012)。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自我观念是在群体归属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主要关心个人的目标和兴趣，人们彼此之间较为松散，群体归属不是必要的(Kagitcibasi, 1997)。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青少年通过遵守社会规范，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而达成同一性。因此，中国青少年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关系自我”而非“自主自我”(Lam, 1997)。西方社会的个体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达来建立同一性，而东方文化的个体则努力与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团体建立和谐的相互依存关系，以此作为获得同一性的一种方式(Cheng & Berman, 2012)。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同一性的内涵更为丰富，例如，Bedford 和 Hwang(2003)提出“大我”的概念，将自我的边界扩展至家庭成员。因此，如果青少年在陷入同一性混乱时，与亲人或同伴逐渐疏远，这似乎与达成

“关系自我”的目的背道而驰了。中国青少年的同一性混乱并不容易导致人际关系问题，而更有可能努力维持人际社会的和谐(Suh, 2002)，在与周围他人的正常互动中缓解混乱感。

第二，研究设计的原因。同一性混乱无法通过疏离感影响 NSSI 可能与本研究追踪的时间间隔相对较短有关(Reijntjes et al., 2010)，本研究的时间间隔为较短的 6 个月，变量的波动不够明显，不足以使疏离感产生明显变化。需要未来更长时段、更加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和完善。

总之，以上只是我们的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索，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Bedford, O., & Hwang, K. K. (2003). Guilt and shame in Chinese culture: 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and identit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2), 127–144.
- Boer, M., Stevens, G. W., Finkenauer, C., de Looze, M. E., & van den Eijnden, R. J. (2021). Social media use intensity, social media use problem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Investigating directionality and mediating process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16, 106645.
- Cheng, M., & Berman, S. L. (2012).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A Chinese 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38, 103–121.
- Guo, H., Zhang, Y., Wang, Z., & Shen, H. (2022). Sleep quality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older Chinese: A longitudinal study across 10 years.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15, 785–799.
- Kagitcibasi, C. (1997).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J. W. Berry, M. H. Segall, & C. Kagitcibasi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behavior and applications* (2nd ed.). Boston, MA: Allyn & Bacon.
- Kristensen, S. M., Larsen, T. M. B., Urke, H. B., & Danielsen, A. G. (2023). Academic Stress,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Moderated Mediation of Within-person Effec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2(7), 1512–1529.
- Lam, C. M. (1997).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14, 95–113.
- Reijntjes, A., Kamphuis, J. H., Prinzie, P., & Telch, M. J. (2010).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Child Abuse & Neglect*, 34(4), 244–252.

Shi, X., Wang, A., & Zhu, Y. (2023).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among smartphone addictio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 Disentangling between–And within–person associations. *Addictive Behaviors, 142*, 107676.

Suh, E. M. (2002). Culture, identity consiste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378–1391.

意见 7：图 1 中显示 T1 同一性混乱不能预测 T2 自伤，这一结果需要在讨论部分适当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根据专家的意见，在讨论部分对“图 1 中显示 T1 同一性混乱不能预测 T2 自伤”这一结果进行了适当的解释，以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的联系。

“此外，研究结果显示，T1 时的同一性混乱无法预测 T2 时的 NSSI。这一结果表明，在青春期早期至中期，个体参与 NSSI 后同一性混乱加剧的风险要高于同一性混乱增加后出现 NSSI 行为的风险。当同一性混乱产生时，青少年可能会采用 NSSI 以外的其他适应不良的问题行为(例如，饮食障碍、攻击行为、强迫性购买等)来应对内心的空虚 (Mors ünb üil, 2015; Reeves et al., 2012; Verschueren et al., 2020)。” (讨论部分, P13)

参考文献：

Mors ünb üil, Ü. (2015). The effect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self-esteem, low self-control and gender on aggression in adolescence and emerging adulthood. *Eur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1*, 99–116.

Reeves, R. A., Baker, G. A., & Truluck, C. S. (2012). Celebrity worship, materialism, compulsive buying, and the empty self. *Psychology & Marketing, 29*(9), 674–679.

Verschueren, M., Claes, L., Gandhi, A., & Luyckx, K. (2020).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Bridging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Emerging Adulthood, 8*(5), 319–332.

意见 8：“4.1 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关系”部分，通读下来，作者用边界模型尝试解释结果，还不够有说服力。确立边界与同一性混乱的概念似乎没有很大关系，同一性混乱导致自伤是因为想要标榜独特性吗？是否有其他的理论解释。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专业意见。边界模型(boundaries model)由 Klonsky(2007)在其综述研究中首次提出，他在原文中指出，自伤者通常缺少正常的自我意识，这可能是源于对母亲的不安全依恋，通过在皮肤上做标记，个体得以从环境和他人中独立出来。因此，NSSI

可以确认自我与他人的区别，并维护个体的同一性或自主性(Klonsky, 2007)。NSSI 的边界功能已在临床和非临床青少年样本中得到验证(Reinhardt et al., 2021; Sadeh et al., 2014; Vergara et al., 2023)。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修改了相关表述：

“从边界模型的角度来看，同一性混乱的青少年，自我与他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且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不同身份经常会相互冲突(Boccagno & Hooley, 2020)。因此，参与 NSSI 能够帮助这类青少年抵消自我丧失，从而减少身份不明确带来的困惑(Breen et al., 2013)。” (讨论部分，P13)

关于“是否有其他的理论解释”这一问题，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认真思考并查阅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联系的有关文献，已在引言部分增加了相关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 Boccagno, C., & Hooley, J. (2020). Understanding the self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https://doi.org/10.31234/osf.io/cnsj6>.
- Breen, A. V., Lewis, S. P., & Sutherland, O. (2013). Brief repor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he context of self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0*, 57–62.
- Klonsky, E. D. (2007). The functions of deliberate self-injur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7*(2), 226–239.
- Reinhardt, M., Kőkönyei, G., Rice, K. G., Drubina, B., & Urbán, R. (2021). Function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 Hungarian community adolescent sample: A psychometric investigation. *BMC Psychiatry, 21*(1), 1–14.
- Sadeh, N., Londahl-Shaller, E. A., Piatigorsky, A., Fordwood, S., Stuart, B. K., McNeil, D. E., ... & Yaeger, A. M. (2014). Function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symptoms. *Psychiatry Research, 216*(2), 217–222.
- Vergara, G. A., Jobes, D. A., & Brausch, A. M. (2023). Self-injury functions, romantic relationship stress,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53*, 191–199.

意见 9：除了上述问题外，文中还有一些其他影响读者阅读的细节问题，例如：(1)“1 引言”部分，第 3 行“NSSI 作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状况已经被纳入...”，语句的逻辑性有待加强。(2)“1.2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部分，第二段的第 1 行句末的逗号应为中文逗号，而非英文逗号。(3)“1.2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部分，“疏离感是一种与孤独和绝望有关的消极情绪，体验到疏离感的个体无法正常与他人交往,缺乏与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建立有支持或有意义的联系(Slater, 2003)。”论述不通顺，应更准确表达。(4)“发展心理病理学的人际模型

(Rudolph et al., 2016)”、“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77)”也应与前文提到的模型保持一致，写出对应英文术语。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细致建议！我们对论文中出现的不严谨表述表示歉意。遵循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有关表述逐一进行了修改：

(1)我们已修改相关语句表述，希望逻辑更加严密。

“在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中，NSSI 不再作为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症状表现，而是被单独列为一种精神疾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引言部分，P3)

(2)我们将第二段的第 1 行句末的英文逗号修改为中文逗号。

(3)我们认真阅读有关疏离感的文献，在“1.2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部分，已对疏离感概念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希望表达更加准确，可读性更强。

“疏离感是一种与孤独和绝望有关的消极情绪，体验到疏离感的个体难以正常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与所属的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建立有效的联结(Slater, 2003)。” (引言部分，P5)

(4)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理论模型的英文术语。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本论文表述提出的细致建议，这不仅使本论文的论述更加合理、通顺，也使我们对学术论文的规范写作有更多的了解。

参考文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Slater, M. D. (2003). Alienation, aggression, and sensation seeking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use of violent film, computer, and website cont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1), 105–121.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1) 对本文的一般性评价

作者对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详尽的回应，并对相应部分进行了较为合理的修改。全文的科学依据更加充分，论证过程更为严密。但仍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思考完善，一些细节需要修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稿的肯定。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论文的理论 and 细节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2)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要求

意见 1：就作者的回复中的一些问题：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同一性混乱的个体，与原生家庭成员关系疏远，人际技能比较差，难以与他人或环境建立亲密关系”这段推论有一定的问题。“同一性混乱是指青年对自己缺乏清晰的同一感，不清楚或回避考虑个人的品质、目标、需扮演的角色及价值观等问题。自我评价偏低，难以承担自己的生活责任。”因此，同一性混乱，与原生家庭成员关系疏远，人际技能差，难以与他人或环境建立亲密关系等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建议对这段描述进行适当的修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根据 Erikson(1950)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同一性发展任务的成功解决是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而安全的同一性提供的自我调节能力也是构成亲密关系和繁殖的基础(Adams & Marshall, 1996)。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

“同一性混乱的个体对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和目标缺乏清晰的认识(Erikson, 1950)，不能区分自我和他人的界限，难以与他人形成互惠、共情的亲密关系，因此容易对周围环境甚至整个社会产生疏离的感受(Sandhu & Tung, 2004)。”（引言部分，P5）

参考文献：

Adams, G. R., & Marshall, S. K. (1996). A develop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in-contex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5), 429–442.

Erikson, E. H.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Sandhu, D., & Tung, S. (2004). Contributions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towards adolescents' alienation. *Pakist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0(7), 1–14.

意见 2: 如文中引言中所述: “NSSI 作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状况已经被纳入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 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是病理性问题。而同一性混乱作为 NSSI 的预测变量, 是经历青春期的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暂时性的问题, 亦或是常见问题。发展性问题与病理性问题这对因果关系的建立, 逻辑上仍需讨论, 或许未来仍需增加更多的调节变量来细致分析。建议在讨论部分提及。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关于发展性问题与病理性问题建立因果关系的逻辑问题, 我们对此查阅有关文献并进行梳理, 以求厘清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先, Erikson(1968)的同一性研究和理论的提出来源于临床上的观察和实验。对于大多数青少年, 同一性的发展是一个相对无痛、安全, 顺利的过程; 而对少部分青少年而言, 这可能是一种压力、问题甚至绝望的挣扎。Erikson 提出, 严重的同一性混乱会以剧烈和麻痹的精神问题的形式出现。同一性混乱还被包含在 DSM 的多轴系统中, 并被归类在用于描述性诊断的轴 I 中, 被标记为同一性障碍, 与该轴上的其它诊断类别类似。在 DSM-III 和 DSM-III-R 中, 同一性障碍被纳入“可能成为临床关注焦点的其他病症”一节, 并加上一个新的标签: 同一性问题(Demir et al., 2009)。

其次, 在 DSM-5 第三节(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提出的人格障碍的替代模型中, 同一性被认为是所有人格障碍的潜在因素。Klimstra 和 Denisen(2017)提出了整合框架, 将心理功能、同一性结构和过程纳入多维空间, 同一性成分定位在多维空间的中心。他们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个体的同一性和病理性问题之间的联系可能会越来越紧密。

最后, 以往研究者对发展性问题和病理性问题的因果关系已进行过实证探究。例如, Verschueren 等(2018)在高中生样本中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追踪调查, 发现同一性混乱和饮食障碍之间存在双向预测作用。

此外, 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对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的讨论:

“另外, 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双向影响关系可能并非适用于所有的青少年,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在 RI-CLPM 中加入年龄(Klimstra & Denissen, 2017)、友谊质量(Zhong et al., 2024)等调节变量对二者在个体内水平上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讨论部分, P15)

参考文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Demir, H. K., Dereboy, F., & Dereboy, Ç. (2009). Identity Confusion and Psychopathology in Late Adolescence. *Turk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3), 227–235.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Klimstra, T. A., & Denissen, J. J. (2017).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11), 2052–2065.

Verschueren, M., Claes, L., Bogaerts, A., Palmeroni, N., Gandhi, A., Moons, P., & Luyckx, K. (2018). Eating disorder symptomatolog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adolescence: A cross-lagged longitudinal approa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816–826.

Zhong, Q., Gu, H., & Cheng, Y. (2024).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e roles of harsh parenting, identity confusion, and friendship quality. *Current Psychology*, 43, 21557–21567.

意见 3: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疏离感的概念来自什么理论？或哪个原始研究？从文中相关描述来看，疏离感不仅仅是“一种与孤独和绝望有关的消极情绪”，又可能是由于社交技能的缺失，社会交往困难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如果是后者，那同一性混乱与社交技能缺失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独立的，难以建立因果关系。建议对本文中疏离感的界定更清晰一些。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遵循专家的建议，我们对疏离感的概念进行了修改：

“疏离感是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自己等各种关系网络之间，由于正常的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支配、控制，从而使个体产生了无意义感、压迫拘束感、自我疏离感、不可控制感、社会孤立感等消极的情感(杨东 等, 2002)。”（引言部分，P5）

参考文献:

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 (2002). 青少年学生疏离感的理论构建及量表编制. *心理学报*, 34(4), 407–413.

意见 4: 测量工具问题：自伤行为量表要求被试回答过去六个月发生上述自伤行为的频率，从 0 次到 5 次及以上。这个对中学生而言很难准确忆起，容易造成测量误差，应在讨论时谨慎表述，并列入研究局限。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研究局限部分强调了自陈报告的回忆偏差。

（讨论部分，P15）

意见 5: “Little’ s MCAR 检验显示, $\chi^2 = 115.9$, $df = 168$, $p = 0.999$, 因此本研究的数据缺失为完全随机缺失”。应补充参考文献;

回应: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参考文献。(方法部分, P9)

意见 6: “小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应补充参考文献;

回应: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参考文献。(方法部分, P10)

意见 7: 尚未回应的部分: 如被试包括那几个年级的同学们? 第一次测试时 18 岁的同学以及初三年级的同学, 第三次测试时自然流失了吗?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考虑到追踪的时间较长和被试流失问题, 本研究仅对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的同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三波段纵向调查。(方法部分, P8)

意见 8: 研究数据并没有支持疏离感在同一性混乱对自伤的影响中具有纵向中介作用, 文中表述需要更加清晰。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遵循专家的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对这一结果的讨论:

“与假设不一致, 本研究发现 T1 的同一性混乱无法通过 T2 的疏离感影响 T3 的 NSSI, 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同一性具有鲜明的“关系性”有关(Cheng & Berman, 2012)。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 青少年通过遵守社会规范与他人建立联系, 从而达成同一性。因此, 中国青少年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关系自我”而非“自主自我”(Lam, 1997)。西方社会的个体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达来建立同一性, 而东方文化的个体则努力与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团体建立和谐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此作为获得同一性的一种方式(Cheng & Berman, 2012)。因此, 如果青少年在陷入同一性混乱时, 与亲人或同伴逐渐疏远, 这似乎与达成“关系自我”的目的背道而驰了。中国青少年的同一性混乱并不容易导致人际关系问题, 而更有可能努力维持人际社会的和谐(Suh, 2002), 在与周围他人的正常互动中缓解混乱感。”(讨论部分, P15)

参考文献:

Cheng, M., & Berman, S. L. (2012).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A Chinese 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38, 103–121.

Lam, C. M. (1997).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14, 95–113.

Suh, E. M. (2002). Culture, identity consiste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378–1391.

意见 9: 本研究如果有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请附上批号。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本研究经过通讯作者所在大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批号: 2023472)。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这一信息。（方法部分，P9）

.....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对所提及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修改和补充。文中仍有以下不足，现与作者商榷。

意见 1: 请在“表 1”的注释中增加哪些系数是 Pearson 相关，哪些系数是 Sperman 等级相关。

回应: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表 1 的相关系数类型进行了注释。

“T1/T2/T3 同一性混乱和 T1/T2/T3 疏离感两两之间的相关为 Pearson 相关，其他相关系数为 Sperman 等级相关。”（结果部分，P10）

意见 2: 在上一轮意见 5 中，作者对“同一性混乱具有不稳定性”给予了较为准确的答复，建议在正文中增加这些结果解释，帮助读者理解核心的研究发现。同时，如若作者所述，该研究区分出了同一性混乱的个体间效应和个体内效应，这是否为一个创新性发现？若是，建议增加相应讨论。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遵循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对“同一性混乱具有不稳定性”和“本研究区分出了同一性混乱的个体间效应和个体内效应”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个体内水平上，青少年的疏离感和自伤在三个时间点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一性混乱不具有稳定性。这就意味着，疏离感和自伤在个体内部较为稳定，

而同一性混乱在个体内部则不稳定。对于某一青少年，当前同一性混乱的变化无法预测其未来同一性混乱的变化。因此，同一性混乱在青少年阶段具有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Becht et al., 2016; Bogaerts et al., 2021)。” (讨论部分, P14)

“本研究采用 RI-CLPM 得出的结果强调未来在研究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直接或间接双向联系时，同时考虑个体内效应和个体间效应的重要性。RI-CLPM 通过提取出稳定的被试特质因子来分离被试间差异，其估计结果能够更准确地反映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讨论部分, P16)

参考文献:

- Becht, A. I., Nelemans, S. A., Branje, S. J., Vollebergh, W. A., Koot, H. M., Denissen, J. J., & Meeus, W. H. (2016).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Heterogeneity in daily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cross 5 yea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12), 2010–2021.
- Bogaerts, A., Claes, L., Buelens, T., Verschueren, M., Palmeroni, N., Bastiaens, T., & Luyckx, K. (2021). Identity synthesis and confusion in early to late adolescents: Age trend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7, 106–116.

意见 3: 关于上一轮意见 6, 如果文中一开始认为 NSSI 和 IC 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 那在个体内水平模型中 IC 通过 AS 影响 NSSI 这条路径怎么不成立了呢? 这一问题应该在讨论部分给予适当阐述(即, 与假设不符的结果), 增加文章深度。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遵循专家的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解释了为何在个体内水平模型中 IC 通过 AS 影响 NSSI 这条路径不成立:

“与假设不一致, 本研究发现 T1 的同一性混乱无法通过 T2 的疏离感影响 T3 的 NSSI, 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同一性具有鲜明的“关系性”有关(Cheng & Berman, 2012)。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 青少年通过遵守社会规范与他人建立联系, 从而达成同一性。因此, 中国青少年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关系自我”而非“自主自我”(Lam, 1997)。西方社会的个体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达来建立同一性, 而东方文化的个体则努力与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团体建立和谐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此作为获得同一性的一种方式(Cheng & Berman, 2012)。因此, 如果青少年在陷入同一性混乱时, 与亲人或同伴逐渐疏远, 这似乎与达成“关系自我”的目的背道而驰了。中国青少年的同一性混乱并不容易导致人际

关系问题，而更有可能努力维持人际社会的和谐(Suh, 2002)，在与周围他人的正常互动中缓解混乱感。”（讨论部分，P15）

参考文献：

Cheng, M., & Berman, S. L. (2012).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A Chinese 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38*, 103–121.

Lam, C. M. (1997).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14*, 95–113.

Suh, E. M. (2002). Culture, identity consiste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378–1391.

意见 4： 本文采用 RI-CLPM 方法考察变量间的关系并尝试区分个体间效应和个体内效应，这是比较突出的创新(方法上)。但整体看来，作者在引言和方法部分都没有很好地呈现/强调该方法的特点或重要细节，这可能使读者难以清晰解读结果。建议在文中增加相应内容。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引言和方法部分增加了关于 RI-CLPM 的特点：

“其中，个体间效应聚焦于用个体间在前因变量上的差异来解释个体间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个体内效应聚焦于用前因变量(相较于个体基线水平)的个体内变异来解释结果变量的个体内变异(袁帅 等, 2021)。”（引言部分，P7）

“RI-CLPM 在交叉滞后模型中引入一个随机截距的潜变量，通常将该潜变量对所有测量指标的影响固定为 1(Hamaker et al., 2015)。通过估计随机截距因子的方差来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稳定特质(个体间变异)。在使用 RI-CLPM 时，研究者通常关注的是，在个体内水平，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方法部分，P10）

同时，考虑到论文的篇幅有限，我们在脚注部分建议对该模型的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参看刘源(2021)和方俊燕等(2023)的文章。（方法部分，P10）

参考文献：

方俊燕, 温忠麟, 黄国敏. (2023). 纵向关系的探究: 基于交叉滞后结构的追踪模型. *心理科学, 46*(3), 733–740.

刘源. (2021). 多变量追踪研究的模型整合与拓展: 考察往复式影响与增长趋势. *心理科学进展, 29*(10), 1755–1777.

袁帅, 曹文蕊, 张曼玉, 吴诗雅, 魏馨怡. (2021). 通向更精确的因果分析: 交叉滞后模型的新进展.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8(2), 23-41.

Hamaker, E. L., Kuiper, R. M., & Grasman, R. P. (2015). A critique of the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 102-116.

意见 5: 自伤行为的样本均值在 1 左右, 说明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过去六个月中的自伤频率上是很低的。当前的研究发现是由较为偏态的数据表现所驱动的。这点应作为一个额外的研究局限进行讨论。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如专家所言, 本研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过去六个月中的自伤频率上是很低的, 自伤在三个时间点的得分均服从正偏态分布。参考以往研究的做法(Gu et al., 2023; Kang et al., 2018), 在进行模型检验之前我们先将三个时间点的自伤分数进行了对数转换, 转换后的自伤服从正态分布。(方法部分, P9)

参考文献:

Gu, H., Yao, Y., He, F., & Cheng, Y. (2023). Harsh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aliena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Child Abuse & Neglect*, 141, 106188.

Kang, N., Jiang, Y., Ren, Y., Gong, T., Liu, X., Leung, F., & You, J. (2018). Distress intolera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7, 2220-2230.

意见 6: 通读全文, 文中仍有一些影响读者阅读的细节问题, 例如: (1)“1.1 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关系”第三段: “不仅同一性障碍会增加 NSSI 的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 NSSI 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同一性混乱(Claes et al., 2014)”。“同一性障碍”是指? 建议与前文统一。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为了与前文统一, 我们将“同一性障碍”改为了“同一性混乱”。

(2)“4.1 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关系”第一段“在分离出特质类效应(trait-like effect)后, 在个体内水平上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仍然相互影响”。“特质类效应”是指? 如果全文不统一的术语或延伸术语过多, 会影响阅读流畅性。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特质类效应是指不随时间改变的、具备相当程度稳定性的成分(袁帅 等, 2021)。为了方便读者理解, 我们把这一表述修改为“不随时间变化的稳定性成分”。

(讨论部分, P13)

参考文献:

袁帅, 曹文蕊, 张曼玉, 吴诗雅, 魏馨怡. (2021). 通向更精确的因果分析: 交叉滞后模型的新进展.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8(2), 23-41.

.....

审稿人 3 意见:

青少年 NSSI 的促发机制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作者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了纵向设计和 RI-CLPM 数据分析方法, 尝试对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动态关系做出机制解释, 是有意义的尝试。文章修改意见如下:

意见 1: 在理论建构上, 作者如果以边界模型作为理论基础, 在实际测量中, 却缺乏以人际功能或人际边界相关的变量, 作者应考虑采用这一理论的合理性。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同一性混乱和自伤关系的研究, 发现大多数研究以边界模型为依据, 但均未测量与人际功能或人际边界相关的变量。

我们在讨论部分增加了这一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基于边界模型验证了同一性混乱和自伤的关系, 但并未直接测量 NSSI 的人际边界功能。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方法要求既往有过 NSSI 经历的青少年报告自伤前后的感受。” (讨论部分, P15-16)

意见 2: 在模型建构上, 疏离感与同一性混乱、NSSI 的关系理论推导有待加强。如果按照 NSSI 的四功能理论来解释疏离感的重要作用, 结合 NSSI 的情绪体验-回避模型, 与 NSSI 相关的负性情绪, 如痛苦、愤怒和抑郁等, 是否作用要比疏离感的研究证据更为丰富? 作者选择疏离感的理论依据不够充分。如: “研究发现, 疏离感可能在 NSSI 影响同一性混乱的潜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Luyckx et al., 2011; Rudolph, 2017)。”这句话的表述是结论, 这两篇重要文献的具体研究结果是什么? 应详细阐述。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专业意见。本研究选择研究疏离感与同一性混乱、NSSI 的关系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疏离感是指个体不能与所属的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等)建立有效联结，从而体验到的无助感、无意义感、孤独感等消极情绪体验(VandenBos, 2013)。由此可见，疏离感不仅是一种与孤独感有关的消极情绪，而且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人际属性。因此，可以同时用个体负强化功能(缓解负性情绪)和社会正强化功能(获得他人关注)解释疏离感和自伤的关系(Gu et al., 2023)。相比之下，如果选择痛苦、愤怒和抑郁等负性情绪，只能考虑自伤的个体负强化功能(缓解负性情绪)。

另一方面，在研究变量的选择上考虑了文化的影响。在西方文化中，同一性的规范发展的两个主要主题是“自主”和“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主要是探索自我内心的真实需求，寻找自我的独特性以及自我于他人而言的意义上(Lam, 1997)。对于中国青少年，他们遵守社会规范，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而达成同一性，他们的同一性规范发展更多是一种“成为”的过程。成为的过程具体包含发展、联结和关系，其评价标准为青少年在其社交网络中是否处于合适的位置，中国青少年同一性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关系自我”，而非“自主自我”(Cheng & Berman, 2012)。因此，考虑到同一性和疏离感都具有鲜明的“关系性”特征，我们认为选择疏离感作为中介变量是较为适宜的。

关于“研究发现，疏离感可能在 NSSI 影响同一性混乱的潜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结论性的表述放在此处并不合适，因此，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

“同一性与 NSSI 的循环模型认为，个体在参与 NSSI 后，能获得自伤者的身份，但这种身份违背了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因而无法在一般的人际环境中得到认可(Erikson, 1968)。在遭受周围他人的不认可和疏远后，个体会产生更多的疏离感，脱离人际环境的自伤者这一身份逐渐失去意义，进而推动同一性归于混乱(Verschueren et al., 2020)。因此，疏离感可能在 NSSI 影响同一性混乱的潜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引言部分，P6)

参考文献：

- Cheng, M., & Berman, S. L. (2012).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A Chinese 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2(138), 103–121.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Gu, H., Yao, Y., He, F., & Cheng, Y. (2023). Harsh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aliena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Child Abuse & Neglect*, 141, 106188.

Lam, C. M. (1997).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14, 95–113.

VandenBos, G. R. (2013). *APA dictionar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erschueren, M., Claes, L., Gandhi, A., & Luyckx, K. (2020).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Bridging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Emerging Adulthood*, 8(5), 319–332.

意见 3: 在同一性-NSSI 的循环模型中, 依据作者表述, 如果同一性混乱的青少年, 采用 NSSI 作为暂时应对同一性混乱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暂时缓解同一性混乱, 但之后又会进一步加重同一性混乱。如果能对上述表述提供实证证据, 需要结合生态瞬时评估方法来验证, 三个时间点的纵向评估方式难以实现对该循环模型的验证, 尽管作者在研究局限性上提到这一点, 但作者也需要考虑, 这种生态瞬时评估方法需要在既往有过 NSSI 经历者, 当前处于 NSSI 高风险的人群开展, 而不是针对中学生大样本筛查测评。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

“其次, 本研究采用的三波段长期追踪设计仅对同一性-NSSI 的循环模型进行了初步验证, 未来研究应该通过短期的密集追踪设计为同一性-NSSI 的循环模型提供更坚实的实证证据。” (讨论部分, P15)

“然后, 尽管本研究基于边界模型验证了同一性混乱和自伤的关系, 但并未直接测量 NSSI 的人际边界功能。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方法要求既往有过 NSSI 经历的青少年报告自伤前后的感受。” (讨论部分, P15-16)

意见 4: 同一性障碍、同一性困扰和同一性混乱三个概念, 建议在文中统一表述。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将三个概念统一表述为“同一性混乱”。

意见 5: “此外, 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联系的性别差异也是该领域研究关注的问题。”这一段很突兀, 论证不充分, 只罗列了几篇文献的研究结果。应详细阐述。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的侧重点是基于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I-CLPM)深入探索同一性混乱和 NSSI 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循环模式和因果关系, 以及疏离感在二者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而非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联系的性别差异。考虑到第一轮审稿专

家 1 的意见 6 以及论文的有限篇幅，我们在论文中对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联系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简要论述。

为了使表述更清晰，我们对这一段内容进行了如下修改：

“此外，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的联系可能因性别而异。根据性别角色理论(gender role theory)，不同的性别角色期望导致男性通常比女性具有更强的情绪调节效能和更冷静的情绪调节方式(Nolen-Hoeksema, 2012)。性选择进化理论(sexual selection evolutionary theory)认为，青春期的女孩比男孩对社会环境的人际关系方面更敏感，她们比男孩更容易反思负面经历(Martel, 2013)。而且，与男性相比，女性因身份困扰而造成的损害更高(Gandhi et al., 2015)。这意味着，女生比男生更可能通过 NSSI 等非适应性方式来应对同一性混乱引发的负性情绪和人际疏离感(Li et al., 2022; Verschueren et al., 2020)。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检验同一性混乱与 NSSI 关系的潜在机制的性别差异。”

(引言部分，P7)

参考文献：

- Gandhi, A., Luyckx, K., Maitra, S., & Claes, L. (2015).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identity distress in Flemish adolescents: Exploring gender differences and mediational pathway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2, 215–220.
- Li, Y., He, K., Xue, C., Li, C., & Gu, C. (2022). The impact of self-consistency congruence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9), 11898.
- Martel, M. M. (2013). Sexual selection and sex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 1221–1259.
- Nolen-Hoeksema, S. (2012).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The role of gender.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8(1), 161–187.
- Verschueren, M., Claes, L., Gandhi, A., & Luyckx, K. (2020).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Bridging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Emerging Adulthood*, 8(5), 319–332.

意见 6：本研究采用 RI-CLPM 可以将变量间的纵向关系分解为个体间效应(稳定的特质性成分间的相关)和个体内效应(因时而变的状态成分的关系)，是本研究的亮点。但在文献综述中，并没有对引用的以往重要文献是否对考察同一性混乱与 NSSI 关系出现不一致的结果，而这

些不一致结果是否有混淆个体间效应和个体内效应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使得采用该方法的依据不够充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引言部分补充了采用 RI-CLPM 方法的依据：

“目前仅两项纵向研究探讨了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双向联系：Gandhi 等(2017)对 380 名比利时高中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前测的同一性混乱显著正向预测一年后的 NSSI，而参与 NSSI 也会增加青少年发生同一性混乱的可能。然而，Gandhi 等(2019)的研究则显示，前一个时间点的 NSSI 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后一个时间点的同一性混乱，反之则不成立。两项纵向研究与以往横断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混淆了个体内(个体发展的情境性成分)和个体间(个体的特质性成分)效应(Gandhi et al., 2019)。”

(引言部分，P4-5)

“Gandhi 等(2017)和 Gandhi 等(2019)的研究均采用了传统的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 CLPM)探讨同一性混乱和 NSSI 之间的双向联系。然而，这种方法难以区分同一性混乱与 NSSI 之间的纵向关系是源于变量间真实的效应，还是被试间的个体差异(Gandhi et al., 2019; Verschuere et al., 2020)。Hamaker 等(2015)提出的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RI-CLPM)解决了 CLPM 的这一不足。” (引言部分，P7)

参考文献：

- Gandhi, A., Luyckx, K., Maitra, S., Kiekens, G., Verschuere, M., & Claes, L. (2017). Directionality of effects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9*, 124–129.
- Gandhi, A., Luyckx, K., Molenberghs, G., Baetens, I., Goossens, L., Maitra, S., & Claes, L. (2019). Maternal and peer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study.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13*(1), 7.
- Hamaker, E. L., Kuiper, R. M., & Grasman, R. P. (2015). A critique of the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 102–116.
- Verschuere, M., Claes, L., Gandhi, A., & Luyckx, K. (2020).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Bridging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Emerging Adulthood, 8*(5), 319–332.

意见 7: 研究表明, 在中学阶段, 随着年龄增加, 同伴对青少年的影响逐渐增大, 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相对减弱。青少年的同伴联结水平是 NSSI 和 SA 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在本研究以疏离感作为中介变量时, 疏离感的测量仅包含亲人疏离感, 并未包含同伴疏离感, 是否会带来研究结果的偏倚? 请解释。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杨东、张进辅和黄希庭(2002)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 包含人际、社会和环境疏离感等 3 个子量表。本研究选取其中的人际疏离感分量表对青少年进行测量, 该分量表由不可控、孤独感和亲人疏离感等三个维度组成。在作者的原文中, 人际疏离感主要是指“与人(亲人、朋友、同学、邻居、他人、集体等人际网络)之间在情感层次产生的疏离感”(P408), 孤独感指的是“个体与周围比较亲密的人之间产生的疏离感”, 亲人疏离感指的是“个体与自己的亲人等关系最密切的群体之间产生的疏离感”(P410)。

测量孤独感维度的题目包括“即使与朋友在一起, 我也经常感到孤独寂寞”、“我感到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很亲近”(反向计分题)、“我感到自己不能融入到朋友的圈子中去”等。从孤独感的定义和测量题目不难看出, 尽管该量表没有明确提出同伴疏离感这一概念, 但实际上对它的界定和测量已经包含在孤独感维度中。因此, 本研究对疏离感的测量不会带来研究结果的偏倚。

参考文献:

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 (2002). 青少年学生疏离感的理论构建及量表编制. *心理学报*, 34(4), 407-413.

意见 8: 研究样本中, 高中生的比例很少, 作者为什么不考虑将初中生样本和高中生样本分开进行? 这两个阶段, 同一性发展的动态规律也存在差异。请说明。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Hamaker(2018)认为, 与 CLPM 相比, RI-CLPM 估计的参数更多, 因此需要更大的样本量以获得稳健的参数估计值。本研究中, 高中生仅有 279 人, 样本量相对较小。因此, 本研究未将初中生样本和高中生样本分开进行建模, 未来的研究可以对同一性发展和自伤之间关系的年龄差异进行深入探索。同时, 本研究在局限性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另外，同一性混乱和 NSSI 的双向影响关系可能并非适用于所有的青少年，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在 RI-CLPM 中加入年龄(Klimstra & Denissen, 2017)、友谊质量(Zhong et al., 2024)等调节变量对二者在个体内水平上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讨论部分, P15)

参考文献:

Hamaker, E. L. (2018). How to run the RI-CLPM with Mplus. [https://www.statmodel.com/download/RI-CLP](https://www.statmodel.com/download/RI-CLPM%20Hamaker%20input.pdf)

[M%20Hamaker%20input.pdf](https://www.statmodel.com/download/RI-CLP)

Klimstra, T. A., & Denissen, J. J. (2017).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psychopatholog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11), 2052–2065.

Zhong, Q., Gu, H., & Cheng, Y. (2024).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e roles of harsh parenting, identity confusion, and friendship quality. *Current Psychology*, 43, 21557–21567.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作者对全文进行了较全面的修改。还有以下几处疑问，现与作者商榷。

意见 1：关于上一轮意见 5，“2.4 数据分析”部分，“在进行模型检验之前我们先将三个时间点的自伤分数进行了对数转换，转换后的自伤服从正态分布”，但转换后的偏态系数和峰态系数绝对值已超过 2，服从正态分布的依据是什么？只能说当前数据满足参数分析的要求，而不是真正达到正态检验？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为正态分布的标准提供了方法学文献：

“Kline(2016)认为，如果偏态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3，峰态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10，表明变量服从偏态分布；反之，则说明变量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方法部分，P9）

为了表述更严谨，我们将“转换后的自伤服从正态分布”修改为“转换后的自伤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同时，在论文中增加了以下表述：

“为了尽可能减少数据分布给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同时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方法部分，P9）

参考文献:

Kline, R. B. (2016).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4th ed.). The Guilford Press.

意见 2: 通读全文，文中仍有影响阅读的赘述之处，建议作者在语言凝练和精准上多下功夫，比如：（1）P4：“目前仅发现两项纵向研究探讨了同一性混乱”，建议去掉“发现”。（2）文中有些语言表达累赘，比如：P4：“Gandhi 等(2017)对 380 名比利时高中生进行的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前后文已经表明了是“纵向”、“一年后”。（3）“4.2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部分，所增加的第一段语言也有些累赘，建议适当删减。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专业、细致的意见。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整篇论文的语言进行了润色和打磨。针对以上三个细节性问题，我们逐一做了修改：

（1）删掉了“发现”。

（2）将该表述修改为“Gandhi 等(2017)对 380 名比利时高中生进行的调查发现”。

（3）对“4.2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部分的表述进行了适当删减：

“本研究发现，个体内水平上，青少年的疏离感和自伤在三个时间点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一性混乱不具有稳定性。这意味着，对于某一青少年，当前同一性混乱的变化无法预测其未来同一性混乱的变化。这一结果证实了 Becht 等(2016)的观点：同一性混乱在青少年阶段具有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讨论部分，P14）

第四轮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已较为全面地解决并回答了多轮意见，没有进一步建议。

编委意见: 我已经仔细阅读修稿后的稿件，看起来作者已经对审稿人的意见做了认真、切题的答复。可以考虑接受。

主编意见: 同意审稿人、责编的意见，可以发表。